

长篇小说

旗人春秋

上

依桂华◎著

QirenChunQiu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小说故事惊险曲折，
人物形象鲜明，
充满了浓郁文化风情。



长篇小说

旗人春秋

上

依桂华◎著



QirenChunQiu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小说故事惊险曲折，
人物形象鲜明，
充满了浓郁文化风情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旗人春秋/依桂华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4.6(2009.1 修订)

ISBN 978-7-80171-430-5

I. 旗…

II. 依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9735 号

旗人春秋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 字数 380 千字

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 978-7-80171-430-5

定价:59.50 元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轿子被抬进了大门楼，进了一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。院子的东、西、南侧有二十几间青砖房，是下人和伙计们住的地方；北侧又是一座大门楼，形式和大门基本相同，只是颜色是朱红的，称做二门。门楼上悬挂一块黑底金字的匾，上面写着“山海之府”。

钮东山想来想去，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，他对林氏说：“这门亲事我已亲口答应人家了，如果反悔，让别人笑话不说，也对不起老朋友贵德呀。除非查家不愿意了，提出退亲，不然我是无法张这个口的。”

辽东湾，碧蓝的渤海一望无际，波涛汹涌，激浪飞腾。

1922年阴历4月18日，春花似锦、万里飘香，湛海县的财神庙开庙会。只见人山人海、车水马龙，丽日不合眼地照在人们的头上。阵阵海风，不时地在人潮车流中，掀起十里烟尘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有一位中年妇女领着一个锦衣缎裤、面目清秀的十二三岁的小女孩，在卖玩具的小摊前停了下来。小姑娘拿起一个小拨浪鼓，高兴地摇啊摇，正准备买一个……突然，中年妇女拉了拉小姑娘的衣服，急促且小声地说：“二姑娘，快瞧！”

小姑娘抬头一看，见身旁站着一个小五六岁的小男孩，身着蓝色家织布夹袍、长得面黄肌瘦，脑后拖着一条半尺来长的小辫子，个子大约到自己的腰间。他正拿着一只小铁桶爱不释手。

中年妇女凑到小姑娘耳边压低声音神秘地说：“二姑娘，他就是你没过门的小女婿！”

小女孩惊愕了，她立刻扔下手中的小拨浪鼓，飞快地朝寺院的大殿方向跑去。

小女孩跑到大殿门口，看见一位道主正站在那里，为她的两位讷(nè)(妈妈)，举行晋香仪式。因为她们家是湛海地区最大的施主，所以每次家人来烧香许愿，寺庙里都要为她们举行隆重的拜佛仪式，时间也比较长。女孩看到她的讷们正在那里跪拜，没敢进去，转身趴在佛殿的外墙上抽泣。

这时中年妇女也追赶过来，正不知所措，女孩的讷们由家人簇拥着，从大殿里走出来。

她们看到女孩在哭，都感到惊异。她的腰屋讷面带怒色的朝女孩喊了一声：“上轿回家！”

女孩上了轿，哭的声音越来越大了，不管是讷的耐心劝说，还是腰屋讷的大声呵斥，都无济于事。

轿子从财神庙出来走了不远，便上了一条南北走向的宽阔的大马路，转向北大约走了五六里路。只见在马路的西侧，有一排座西朝东的宽阔的院落，从南到北一字排列。

最北头的也是最庞大的一个院落，大门楼也最壮观。门楼顶上的琉璃瓦熠熠闪光，门楼檐下雕梁画栋，异彩夺目。漆黑的大门两侧，蹲着一对大石狮子。

轿子被抬进了大门楼，进了一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。院子的东、西、南侧有二十几间青砖房，是下人和伙计们住的地方；北侧又是一座大门楼，形式和大门基本相同，只是颜色是朱红的，称做二门。门楼上悬挂一块黑底金字的匾，上面写着“山海之府”。

府上的主人是兄弟俩，哥哥叫钮东山，弟弟叫钮东海，属旗人钮祜禄氏家族，正黄旗。他们原本是晚清时期的官员，辛亥革命期间，解甲归田。因当时旗人怕遭迫害，所以改了名和姓，也许还想东山再起吧，所以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。

在这两套宅院的北侧，钮家还有一个专门饲养猪马牛羊和停放大车的院子。

这个村庄的后面，本来是没有人的荒山野岭，后来因为钮家在此定居，附近的人们都称这里为解甲岭。以后，又先后有一些别的人家到这里来定居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村庄。

钮家雇了几十名伙计，在村后的荒山野岭上，栽种了许多苹果、梨、桃等果树。所以，村后的荒山野岭，成了钮家的大果园；他们还在周围开垦了几十顷耕地。因此，兄弟俩虽然丢了官，但是很快便羽毛丰满起来，成了湛海地区赫赫有名的首富。

今天去逛庙会的是钮东山的原配夫人乌氏和二夫人林氏，以及林氏的长女月芳等。她们在大门以里、二门以外下了轿，进入了“山海之府”。

在这方方正正、青堂瓦舍的大院内，有坐北朝南的正房十间，也叫上屋；东西两侧又各有厢房十间，也叫下屋。房子的屋檐和门

窗，都经过精雕细刻，气派非凡。

哥哥钮东山全家人住在西侧的五间正房和十间西下屋；东侧的五间正房和十间东下屋，归弟弟钮东海一家。因此，这个大院的人，都习惯地称钮东山一家人为西屋的；称钮东海一家人为东屋的。

乌氏住在最西边的正房，因为她是钮东山的原配，所以钮东山的子女们都管她叫讷。

林氏住在中间的正房，也叫腰屋。为了区别于乌氏，钮东山的子女们称她腰屋讷。

这天逛庙会回来，月芳一头扎在她生母林氏的腰屋里，坐在椅子上抱头痛哭。乌氏、林氏以及中年妇女郝妈，都随后跟了进来。林氏觉得上庙会烧香本是求吉利的事，月芳的哭泣使她感到晦气，所以一路上憋了一肚子气，一进屋就失态地喊着：“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！”

看到腰屋讷大发雷霆，月芳哭得更加厉害了，只是不肯说话。

这时，郝妈在一旁战战兢兢地说：“二姑娘在庙会上看到了她没过门的小女婿，她不遂心。”

乌氏听了先是一愣，然后在一旁劝解说：“咳，傻孩子，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父母做主，哪有自己挑三拣四的，好赖都是命啊！”

“讷啊，父母也得给我找个门当户对，男女相配的呀！你老没看查家的二小子呢，长得又黄又瘦又小，穿着家织布的衣裳，还束个小辫子。我一看见他心里就烦得慌，我不想给他做媳妇呀！”月芳抽泣着说。

林氏这时气已消了不少，听了月芳的话心里也觉得难过，只是嘴上还说：“你净说傻话，婚帖子都下了，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，哪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她皱了一下眉头，又接着说：“要是咱们提出退婚，那得多丢人。在旗的人家现在本来就受气，再弄坏了名声，今后我们还怎么在这地区待下去。况且那媒人是湛海地区有名的绅士，是你玛玛（爸爸）的好朋友，这事怎么和他张口啊？！”

月芳听了母亲的话，心里更加难过，有气无力地躺在炕上，自怜命苦，悄悄地流泪。她茶不思、饭不想，大有绝食待死之势，家人劝了半天，也无济于事。

林氏看她这样，不免牵肠挂肚，忧心忡忡。

郝妈的家跟查家邻村，她见过查家的二小子。因这次月芳闹事跟她有关，所以她一直焦虑不安。她心疼地对林氏说：“强按的牛头不喝水呀，这也不是个事呀！”

林氏听了，更加心烦意乱，不知所措。她焦急地盼望着钮东山回来，好跟他说说这件事，以解心中的郁闷；同时也想跟他商量个解决办法。

这天晚上，钮东山出外办事偏偏很晚还没回来。林氏愁眉不展地半躺在八仙椅上，忍受着这等待的折磨。

夜深了，八仙桌上的罩子灯还在闪闪发光。钮东山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了，看见林氏穿着粉白条的真丝毛巾睡衣，袒露着白皙鲜嫩的胸脯，浑圆丰满的手臂搭在椅子的扶手上，雪白漂亮的脸蛋上带着淡淡的愁绪，在八仙椅上歪着睡着了。钮东山望着二夫人的绰约丰姿，不觉心有所动，忍不住过去搂着林氏亲起了她那微微上翘的红嘴唇，接着又在她那雪白细嫩的脖颈和肩膀上狂吻了起来。正当他步步紧逼，准备对她进一步采取攻势时，她被惊醒了。林氏微微睁开眼，不耐烦地把丈夫的手扒拉开，说了句：“别闹！”但钮东山早已欲火难耐，他迫不及待地抱起林氏，把她放在炕上，动手去脱她的睡衣，这时林氏更加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：“啧，跟你说别闹呢！”

钮东山顿感扫兴，但十几年的夫妻，他深知林氏虽然是位个性很强的人，可在夫妻生活问题上，她向来是百依百顺、柔情似水的，像今天这样的情况还从来没有过。因此，他刚要发火，转念一想又压了回去。然后又把她紧紧搂在怀里，轻轻亲了一下低声问道：“怎么了宝贝，今天为什么不高兴？是不是因为我回来太晚了？”

已经憋闷了一天的林氏，听丈夫这么一问，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哪还有心思跟你闹着玩啊，月芳的事都快把我急死了！”接着就把今天庙会上月芳碰到了查家的二小子，哭闹着退婚的事详细地跟钮东山说了一遍，她嗔怪道：“你不该把女儿的婚事当儿戏，这样太对不起孩子了。”说着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钮东山听到这种情况，也不免着起急来。他一边思索一边把林氏搂得更紧，温存地哄着她说：“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容我再想一想。”

钮东山想来想去，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，他对林氏说：“这门亲事我已亲口答应人家了，如果反悔，让别人笑话不说，也对不起老

朋友贵德呀。除非查家不愿意了，提出退亲，不然我是无法张这个口的。”

林氏听了不免心灰意冷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早晨，她告诉钮东山，说她想出了一个可以让查家提出退亲的高招，钮东山听了她讲的高招，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试试看吧。”

因此，他们就想用这个高招来结束这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婚事。

二

当晚，钮东山回到家里吃饭时跟两位夫人说了这件事。大夫人乌氏开始沉思不语，二夫人林氏想了一下说：“查家的孩子岁数那么小，给月芳找这么个小女婿，恐怕不合适吧？”

他的家庭属于三十亩地一头牛、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人家。原本想给儿子找个门当户对的、能干活儿会过日子的媳妇就行了，没想到刘贵德推出这么个庞然大物来。查继庭听了先是一惊，然后问：“人家钮家能愿意吗？”

钮东山是个性格爽直、为人仗义之人，做起事来说一不二。

他有个朋友名叫刘贵德，是本地有名的绅士，喜欢结交各方名人，和钮东山年轻时就是好朋友。

辛亥革命期间，在那旗人受挫，人人喊打的年代，刘贵德对钮东山一如既往，不但没有轻视、冷落钮东山，反而对他更加关心，尽力地去宽慰他帮助他。在钮东山被迫想改掉祖宗姓氏时，就是采纳了刘贵德的建议而姓钮的。

对于自己患难时伸过来的友谊之手，钮东山永远牢记在心。历尽人间的坎坷，使他深深感受到，患难时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。因此，他非常珍惜和刘贵德之间的友谊，他是个受滴水之恩就要涌泉相报的人。所以对于刘贵德的所求，他都要竭尽全力而为之。

有一天，他们二人在馆子里喝酒，刘贵德对他说：“晚清时咱这

里有个县丞叫查荣千里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查荣千里？好像听说过，他现在在哪里？”钮东山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反问。

“城东不是有个鞑鞑屯吗？他就住在那里。”

“就是有几户人家都是正白旗的那个小屯子？”

“对对对，那几户人家都姓查。查荣千里现在名叫查志新，辛亥革命后一直在家务农。他有个养子叫查继庭，是我读私塾时的同窗，那可是个大好人哪！”

“养子，他自己没有儿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妻子没有开过怀，他先从自己哥哥那里过继了一个男孩，叫查继祖。谁知这孩子生性顽劣，是个不懂事的败家子，屯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流失。后来，查志新两口子也觉得这孩子靠不住，所以又收养了一个旗人的男孩，就是查继庭。查志新供他念了八年私塾，这个人很聪明好学，他是我们私塾堂里学习最好的一个。”

“他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查志新老两口儿可得他的济了，他这个人心灵手巧，人又踏实，干什么都是一把好手。现在他们家也发了起来，有很多耕地，还有牛羊和车马。别看查志新两口子没有生过儿女，可是靠这个养子，现在竟家大业大起来了，日子过得挺红火。”

“你跟他常来往吗？”

“来往倒是不算多，不过查继庭会看风水，还会合婚和择日子什么的。这不，前几天我刚去他家一趟找他给我闺女合婚。”刘贵德稍微沉思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我在他家看见了他的二儿子，今年才六岁，但说起话来思维敏捷，头头是道，看来长大了能是块好料。他玛玛（爸爸）要我给他留点心，有合适的人家给他保个媒，岁数要比他儿子大的。”

“六岁就找人保媒，是不是太早了点？”

“早是早了点，可这从不求人的老实人向我张了口，我只好答应了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又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哎，你不是有四个闺女吗？能不能跟他做这门亲？”

“行啊，有刘老兄做媒，那还不好说吗？可我大女儿月芬已有了人家；月英和月芝一个四岁、一个两岁，也太小了吧；二女儿月芳今年倒是十二岁了，可她比查家的二小子大六岁，恐怕大的太多

了吧？”

“不多，不多！他家就愿意要大媳妇。查继庭的媳妇比他大七岁；他大儿子没过门的媳妇也比他大儿子大七岁。你二闺女比他二儿子大六岁，不算大，正合他们的心意。东山，如果你愿意，这门亲事肯定能成。”刘贵德兴致勃勃地说。“有刘老兄做大媒，我能不愿意吗？”钮东山不假思索地说。

这门涂有浓厚父辈色彩的婚姻序幕就这样拉开了。

当晚，钮东山回到家里吃饭时跟两位夫人说了这件事。大夫人乌氏开始沉思不语，二夫人林氏想了一下说：“查家的孩子岁数那么小，给月芳找这么个小女婿，恐怕不合适吧？”

大夫人乌氏也接了碴儿：“上门提亲的那么多，再说孩子还小，还是好好挑一挑再说吧，急什么呀！”

听了两位夫人的话，钮东山的脸上掠过一丝阴云，他自我安慰地说：“这件事就是刘贵德和我随便说说，还没有定下来。”

钮家的人从上到下，从大到小都善于审时度势，顺应潮流，在生活问题上也是这样。

钮东山的二女儿月芳，常感身为旗人低人一头，为此有时很烦恼，所以处处喜欢模仿汉人。这地区的人们习惯地把汉人叫民人，也叫在民，把汉人女子的小脚叫民人脚；把满族人叫旗人，也叫在旗，把满族女子的天足叫旗人脚。月芳特别羡慕民人脚，所以常常偷偷地拿些布把自己的脚裹紧，为此经常遭到林氏的打骂，当然因无法坚持小脚未能裹成。但她还时时为自己是个旗人子女而苦恼，特别是出门在外，最怕别人叫她黄带子。

在庙会上碰到查家二小子时，她除了不喜欢他那张又黄又瘦的脸外，更厌恶的是他拖在脑后的那条小辫子，一想起来就让她感到厌恶。

再说刘贵德在饭馆和钮东山说了这门亲事后，以为钮东山真的很愿意，所以第二天他就去了查家，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对查继庭讲了。

查继庭长得四方大脸，容貌端正、前额宽阔、一双忠厚慈祥的大眼睛不乏智慧的光芒。他为人宽厚善良，说起话来语调温顺、和蔼可亲。他虽有一肚子才华，但对任何事都没有非分的想法，只知居家过日子，孝敬老父老母。

他的家庭属于三十亩地一头牛、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人家。

原本想给儿子找个门当户对的、能干活儿会过日子的媳妇就行了，没想到刘贵德推出这么个庞然大物来。查继庭听了先是一惊，然后问：“人家钮家能愿意吗？”

刘贵德满有把握地说：“没问题，钮东山是我的老朋友，他已满口答应了。”

查继庭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，随即把老父老母请出来相商。查志新听了，乐得合不拢嘴，他说：“钮家的姑娘请还请不到呢，今天多亏贵德有这番美意，我们怎能不愿意呢？！”然后他又急不可待地冲着刘贵德说：“那就请你这位大媒人早点把钮家的旗佐、履历和三代姓氏开好，好准备下婚帖子！”查志新的老伴曹氏听了这门婚事，也喜上眉梢，啧啧说道：“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人家，在咱湛海这坨坨谁比得上啊！贵德呀，你给我孙子保了这个媒，可是积了大德了！”她又高兴地对查继庭说：“你预备些钱吧，买些簪珥首饰什么的，择个吉日好早些去下小礼。”

这里钮家也向一些熟人打听了查家的情况，虽说查继庭的人品极好，但他们过的只不过是吃有穿的小康日子。这跟名声显赫、花天酒地的钮家相比还真是门不当，户不对的；再说，查继庭的二儿子不光是年龄小，还听说其貌不扬。钮家怎舍得将如花似玉的二姑娘许配给他呢？

所以几日来，不单是家里人对这门婚事怨声载道，就连钮东山自己也郁郁寡欢，心中只希望查家不同意，或者是刘贵德不再提及此事。但是，时不过多日，刘贵德就来到了钮家，高兴地对钮东山说：“老弟，你说怎么着，查志新老两口一听说我给他们保这个媒，高兴得犹如喜从天降，还急着要赶快下婚帖子呢！你看这事就这样定下来吧！”

钮东山听了，只感到如五雷轰顶，心里叫苦不迭。只是那天喝酒时自己所说过话，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他能食言吗？绝不能！他是个仗义执言的人。何况，这位媒人曾有恩于他，他不能辜负朋友，也不能让朋友难堪，他要保全朋友的面子。所以尽管他心中有苦也难以出口，只是强装笑脸，违心地说：“好，好，那刘老兄，你就看着办吧。”

没过多日，媒人真的给两家下了婚帖子，查家也差人下了小礼。这门为父辈撑面子的婚事，就算这样定了。谁料，一场庙会上的巧遇又使这场婚事掀起了波澜。

在菊花山的南侧鞑鞑屯的西侧不远处，是查继庭家的一片耕地。这里风调雨顺、土壤肥沃，勤奋的查继庭一家，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。

八碟八碗的丰盛酒宴令女眷们惊讶不已。按照满族人的习惯，凡是办喜宴必须得有丸子，表示圆圆满满、完美完美。所以人们常把去吃喜酒都叫吃丸子去。四个人一桌的宴席，每桌上有一碗八个余丸子和一碟八个烧丸子。这时钮家有位媳妇拿出一摞手绢，走到一位客人的身旁，说：“给大姑一条手绢好擦擦嘴，擦擦手，别油了新衣裳。”这位大姑赶紧掏腰包拿出些小钱表示感谢；接着她又走到其他客人的身旁去散发手绢。

鞑鞑屯虽是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屯子，但所处的地理环境天造地设般的优美动人，令人望而心醉。

站在鞑鞑屯向东南眺望，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。海水连接着蓝天，蓝天连接着大海，天海难分的壮观景象尽收眼帘。有时赶上上涨大潮，海水能冲到离屯百米左右的地方，落潮后，地上还留下一些回不去的鱼、虾、蟹……

在鞑鞑屯西北侧大约一里多路的地方，矗立着一座英姿秀态的菊花山。

在屯西南侧大约二里路的地方有温泉，温泉的水温很高，如用手绢把鸡蛋包起来，再用绳子系到冒温泉水的天井里，鸡蛋就能被烫熟。

查继庭家的院子在鞑鞑屯的最西头，院落坐北朝南，有正房五间，东西各有三间偏房。偏房的南侧有碾房、畜圈和马棚。深灰色的、又厚又高的围墙，把整个院落严紧的守护起来。朝南正中是两扇二米多高的铁大门。这个院落虽谈不上豪华，但院里院外，总是干干净净、井井有条，让人一进来就感到很舒适；屋里的箱箱柜柜、桌椅板凳、瓶瓶罐罐也总是放着光亮；炕上柜上，一尘不染，充分显示了主人热爱整洁的良好习惯。

在大门口两侧，各有一块宽大平整的大门石，以供歇息乘凉之用。大门石的东侧，有一棵又粗又壮的大槐树；西侧有一座人工堆成的小丘，小丘上长着三棵枝叶茂盛的树，中间一棵是柳树，两侧各有一棵榆树。小丘南侧是一个用矮墙围起来的大园子，里面种满了一年四季吃的各种蔬菜。

在菊花山的南侧鞑鞑屯的西侧不远处，是查继庭家的一片耕地。这里风调雨顺、土壤肥沃，勤奋的查继庭一家，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。

查继庭的父亲查志新为自家的日子蒸蒸日上、儿孙满堂而心满意足。特别是近来，他为自己的二孙子家旺能订上钮家这门高亲而喜之不尽、乐之有余。

一天，他正在自家种满各种果树的后园内悠闲地赏花，忽听二儿子继庭叫了一声：“玛玛，媒人刘贵德来了，你老回屋吧。”

原来，四月十八那天晚上，林氏绞尽脑汁想让查家首先提出来退掉这门婚事。第二天早晨，林氏告诉钮东山说她想出了一条妙计，她对丈夫说：“查家不是历来都要订大媳妇吗？你就对刘贵德说，二姑娘月芳从小就由乌氏做主，许配给她家侄儿了，你原来不知道，是最近刚听乌氏说的，所以不能再给月芳找婆家了。他要保媒就保三姑娘月英吧，他们家不是喜欢找大媳妇吗？月英才四岁，比查家的二小子小两岁，量他们也不会同意，这门亲事不就黄了吗？”

钮东山觉得这倒也是个办法，可以试试看。因此，他去找了刘贵德，按林氏说的那样对刘贵德说了。

刘贵德因此又来到了查家。

查继庭听了这一变故，感到愕然，所以就把父母请过来相商。

查志新是位精明的人，他一听就觉得势头不对。心想，钮家招回了孙悟空，又推出了一只小猴子，他们这是想用换头术来让我们提出退婚啊！查志新不愿意让孙子找个小媳妇，但是他非常想攀钮家这门高亲。他觉得，如果跟他们成了亲家，钮家是棵好乘凉的大树，也是能使查家出人头地的台阶。

所以，他慢吞吞地对媒人说：“婚帖子都下来了，这门亲事不能变了，小点也行啊，我们家也不缺人手，晚几年娶就是了。”

他的老伴曹氏也怕钮家悔掉这门婚事，因此也赶忙说：“我还有大孙子家兴呢，过几年就要娶媳妇了，我不愁没有重孙子抱，二

孙子晚点也行啊。婚帖子都下来了，别再黄了，招人家笑话。”

钮东山和林氏万万没想到，他们弄巧成拙，顾此失彼。因再也想不出什么高招，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桩苦不堪言的婚姻。

查家因担心夜长梦多，怕钮家再想出什么新点子，所以就急切地找媒人，要早日去相亲下大礼。

查家到钮家来下大礼的都是女眷，七大姑、八大姨的来了两大车。

她们下了车走进大门，又转弯向北进了二门。只见宽阔的大院内，是一色的青砖铺地，和那些高大的、雕龙画栋的房屋相辉映，真好比是一座静雅开阔的世外桃源。

客人们都被让进了上屋。一进堂屋，只见正中耸立着一座佛案，三个铸有精美图案的大铜香炉，正升着袅袅香烟。堂屋两侧西屋和腰屋的门口，各放一口白底蓝花的大瓷水缸。

穿过堂屋，客人们被让进了西屋。只见南炕上铺着盖有蓝礼服呢罩布的炕毡，在炕上的东西两侧，各靠墙躺着一个做工精细、图案繁多的大炕琴。西侧的炕琴上面，摆放着几个细瓷大花套盆，盆里的君子兰、茉莉、月季等花草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东侧的炕琴上叠放着两摞五彩耀眼的缎面被褥。

屋的北侧顺排着四个两米来长的躺箱和躺柜。箱柜上摆放着两套不同样式的瓶镜；还有座钟、帽筒、牙雕、银烛蜡台、文房四宝等物。在西墙的南侧，一座落地大钟不时地发出当当的打点声，北侧地上立着一个五尺多高、紫红撒花大掸瓶；在一进门的东侧，靠墙立着一个雕有精美花纹的红木穿衣柜。

屋的正中，放着一套雕刻精美的红木八仙桌椅，桌上早已摆满了茶点。

钮家上下人等，个个身着绫罗绸缎，举止高雅；和查家人的淡装素裹、行为拘谨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一见钮家不凡的气派，查家人是面面相觑、敛声屏气。

腰屋里，人们把四岁的小月英梳洗打扮起来，大家使尽了浑身的解数，对小月英进行哄逗。教她见人要请安、要叫的亲热、要听话等等。小月英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只是懵懵懂懂地听大人们摆布，有时还被逗得格格直笑。

钮家本是极好客的，虽对这门婚事不满意，但对客人们还是热情洋溢，无可挑剔。钮查两家的女眷们相互请过安后，就把查家人

让到西屋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见从堂屋传来了小女孩银铃般的笑声；接着就见郝妈抱进来一个美若天仙的小姑娘：她上穿粉红色银花小缎袄，外罩大红捏黑牙的绸坎肩，下穿一条葱绿色的缎子开裆裤，脚蹬一双小巧玲珑紫缎绣花鞋，乌黑的发顶上立着一簇用红丝线束成的一把抓，发根横穿一根系着红宝石的金簪，手戴一副碧绿翠镯，脖子上挂着一个二龙戏珠长命百岁锁。一张鲜如桃花的瓜子脸、红红的小嘴如若花骨朵、弯弯的眉下有一对黑亮亮的大眼睛，一进屋就左顾右盼，形若神飞，这就是查家人要相看的未过门的小媳妇月英。

因在腰屋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，一进门小月英还余兴未衰，看着黑压压的一屋子人也不害怕，下地由郝妈领着，一一给大家请安。甜甜的小嘴叫着：“大姑、二姨……”

查家家眷们见了，个个啧啧称赞，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：

“这小孩的嘴可真乖呀，真心疼个人啊！”

“这么小就什么都会说了，这小孩的心眼可真灵啊！”

查家的眷属们个个是边说边摸腰包，又都在原来已装好了赏钱的红包里，倾其身上所有加了进去。虽然钮家人并没把这放到眼里，可他们自己感到了心里的平衡。

紧接着，就要由未过门的小媳妇给大家装烟了。每个抽烟的人，手里都拿着一杆二尺来长的铜锅大烟袋。连筷子还拿不好的四岁小女孩，怎么干得了这事？但这似乎是一道重要的过场，非走不可。

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，由郝妈装好烟点上火，再把烟袋交给小月英，让她挨个的递到婆家人的手里。前两位还好，都顺利通过了；到了第三位，因这个还没有烟袋高的孩子毕竟太弱小了，再加上已折腾多时不免疲乏了，所以，当她把第三杆烟袋拿到手上时，手一哆嗦，烟袋锅就翻了，烟火儿正好掉在她的左手上。稚嫩的小手，哪经得起这般烧烫，于是立刻哇哇大哭起来。

这下满屋子的人都很惊慌，赶忙围过来看视，有人发起了慈悲，说：“我看免了吧，这么小的孩子真是难为她了，别让她再敬烟了，意思到了就行了。”别人也都附和着，并忙着安慰哄劝小月英。

小月英这时好像有所醒悟，觉得这屋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乐园，所以不管大家怎样劝说，只是哭得越来越厉害，这场敬烟的闹剧也就只好草草收场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钮家管家对这些女眷高喊：“请各位赴席！”

八碟八碗的丰盛酒宴令女眷们惊讶不已。按照满族人的习惯，凡是办喜宴必须得有丸子，表示圆圆满满、完完美美。所以人们常把去吃喜酒都叫吃丸子去。四个人一桌的宴席，每桌上有一碗八个余丸子和一碟八个烧丸子。这时钮家有位媳妇拿出一摞手绢，走到一位客人的身旁，说：“给大姑一条手绢好擦擦嘴，擦擦手，别油了新衣裳。”这位大姑赶紧掏腰包拿出些小钱表示感谢；接着她又走到其他客人的身旁去散发手绢。

女眷们都把新手绢放在自己的桌前，有的人吃了一个丸子尝尝味道，然后把应该属于自己的三个丸子都夹在手绢里，再夹些别的好吃的东西准备带回家；有的人自己一个丸子都舍不得吃，把四个都夹到手绢里，再把一些油炸的或其它一些如烧肉等好带的东西也夹到手绢里，准备全部带回家，自己只吃一些不好带的东西，这叫包丸子。这种吃不了兜着走的行为并不被人耻笑，而是当成一种喜幸，主宾双方都高兴。

酒饭过后，查家人准备离去。在走之前，她们过到腰屋来，想看看小月英被烫的手怎么样了。她们一进屋，看见腰屋的炕上铺的是绷着藕荷色罩布的炕毡；东边的炕琴上，叠放着光彩夺目的被格；西边的炕琴上，放着几个大鱼缸。娇美的金鱼，在它们的玻璃屋内来回徘徊；鱼缸的上面，悬挂着两个装有鹦鹉和八哥的鸟笼子，客人进来时，没有人听见它们学舌，因为小月英一见她们进来，立刻又哭又闹，手向外指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出去！出去！”哭闹声压过了一切，林氏只好让郝妈把她抱出去玩一会儿。查家人见此有些尴尬，她们坐在椅子上和炕沿边，对着北侧一溜躺柜上的摆设、北墙上的挂钟和两块装着名画的大挂镜议论了一番：“你看，这不是麒麟送子吗？”

“是啊，这幅是八仙过海。”

……

待了片刻，就都起身告辞了。

四

马家本是开明的书香门第，虽也是旗人，但怎肯让自己姑娘去给人家做小。所以，这事遭到了马淑珍父母的坚决反对，媒人只好怏怏而回，把情况报告给了钮东海。但钮东海哪肯死心，又两次派人带着金银财宝去求婚，但马家人是心坚如铁，对高官厚禄不屑一顾。

钮东海听到了她甜美的声音，更加爱之百倍。他把她轻轻地放倒在自己的肘弯，非常动情地说：“谁让你这样让男人着迷呢？我不抢你，你落到别人手里怎么办？”

1925年，奉系军阀张作霖想在环境优美的湛海海滨建造一座别墅，湛海县县长为了讨好张作霖，向当地富户为建别墅征款，钮家因是当地首富，所以被征的钱最多。别墅建成后，张作霖非常高兴。因钮氏两兄弟为他建别墅出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；又见钮氏两兄弟为人仗义豪爽，以前又做过官，所以对他们兄弟俩格外赏识。高兴之余，张作霖封钮东山一个军长官衔，给钮东海一个师长军衔。

这时东北一带“胡子”四起，有钱人的人身安全和家产都得不到保证，张作霖给兄弟俩一些卫兵，为他们保镖护院。

有了官衔以后，虽然没有打过仗，但兄弟俩也都很威风。

封建时代的中国，认为好男儿应当有三妻四妾，受这种思想的影响，再加上五十多岁的钮东山，也许是人老心不老吧，他又娶了一个二十岁左右、有着三寸金莲的民人姑娘王氏为妾。王氏细高挑儿的身材、长挂脸、尖下巴、肤色黄白。她伶牙俐齿、说起话来眉飞色舞、走起路来步态蹒跚。她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深受钮东山的宠爱。

钮东山自从跟王氏结婚后，就让人老珠黄的乌氏搬到了西下屋，而让小妾王氏搬到了西上屋。可能因为王氏是民人，再加之旗人的一些风俗，这时已被看成没落的东西了，所以钮东山叫他的子女们管王氏叫西屋妈，而不再称讷了。

钮东山和钮东海兄弟俩，虽一直亲密无间，但也有攀比之意。